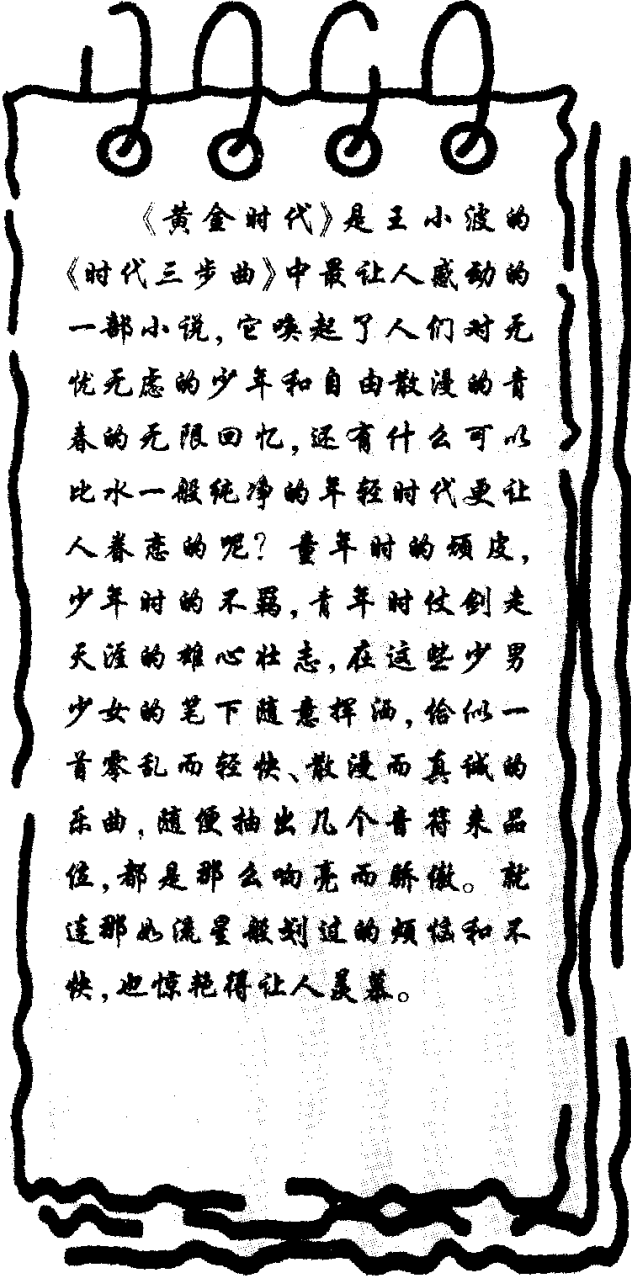


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最让人感动的一部小说，它唤起了人们对无忧无虑的少年和自由散漫的青春的无限回忆，还有什么可以比水一般纯净的年轻时代更让人眷恋的呢？童年时的顽皮，少年时的不羁，青年时仗剑走天涯的雄心壮志，在这些少男少女的笔下随意挥洒，恰似一首零乱而轻快、散漫而真挚的乐曲，随便抽出几个音符来品位，都是那么响亮而骄傲。就连那如流星般划过的烦恼和不快，也惊艳得让人羡慕。

我小时候

卢瑜娟

在这以前是我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那是一个乡村的学校里，离这里很远很远，离现在也很远很远了。

住在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老师，我妈妈也是。我不怕老师，因为王爷爷是校长，李婆婆是主任，校长管主任，主任管老师，这我是知道的；王爷爷和李婆婆都喜欢我，这我是知道的。我和妈妈就住在他们家。

家

我和妈妈住在王爷爷家，他的家就是我的家。

那是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当然只是平房——每个房间都有很高的门槛，我总是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跨过去。我记得只有一间屋的天花板用铁丝把白纸箍上去了，其余的都看得见一块一块黝黑的瓦片，仅镶了几块玻璃，太阳光就从那儿射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里边总有些小东西在乱动，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有，真有意思。

家里有一间屋子是空出来放东西的，我没事的时候就会到那里去乱翻一气，里边真的是无穷无尽什么都有，使我感到世界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呀，而且样样都好玩。比方说我找到一块圆玻璃，王爷爷就把它用一张纸给点燃了；我找到一块黑石头，妈妈就把一包钉子全吸住了，我还以为得到宝贝了；再找到一把木头剑，我马上就当了伙伴们的武林盟主，然后把门前的一棵树苗砍得半死。

王爷爷的女儿叫美姨，美姨的房间里有多印了漂亮大姐姐照片的日历，我不喜欢那些涂了胭脂口红的姐姐，常常在美姨出去之后用手蘸了墨水为她们添上两撇胡子，所以墙上的日历隔不了多久就要换。直到换了一个短头发的姐姐，很好看，也没有化妆，我就不搞破坏了。美姨高兴得搂着我说这是山口百惠，可我看更像隔壁的尹红阿姨，所以就喜欢了。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那里可好玩了。我总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得规规矩矩看李婆婆烧柴，一边烧一边咳嗽，直到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说我来吧，就试一次。然后学着李婆婆的样子吃力地举起火钳夹柴、送进去，结果那天的菜都有一股怪味。

水池里时不时地有几条鱼，我就探了脑袋瞅着，看它们的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心想喝那么多水也不够啊，怎么不会被胀死。有时候一条不安分的蹦出来了，在地上拼了命地跳，我就会抓住机会好好欢呼雀跃一番，心里也捏了一把汗，似乎期待着它能再跳回去。

厨房里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水盆，有了我以后就成了我的浴缸。一到夏天，妈妈总是不时地像捉小猫一样把我按在里边搓揉一番再提出来。她每次都把水兑得烫烫的，直到我尖叫着示威并要跳出来的时候才肯答应加点儿凉水。我总奇怪那盆沿上怎么有个小孔，水一漫过去就结了一层薄薄的膜，用手一点又没有了。于是我总爱捧了水滴在上边，又用胖胖的手指去捅，又再滴，再捅，总也玩不厌。水顺着盆沿溢出来，打湿了王爷爷家的水泥地，也打湿了妈妈的裤脚。每次我洗澡，屋子里的一切都会变得湿漉漉的，水气氤氲着，香皂味也在鼻子底下没完没了地擦。妈妈更像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头发、脸上都挂着水珠，衣服、裤子、鞋上也是一片一大片地湿。有一次爸爸回来碰上我洗澡，他说那时的妈妈特别漂亮，当然湿淋淋的还在往下淌水的我也不错，就举起从城里带来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闪。照片洗出来大家都笑，说照得好照。

得好，只有我羞得钻被窝。以后的一段日子和别人看影集，我都会早早地把光屁股蒙得严严实实才肯翻过来。时间长了就不了，因为我早已不是照片上的那个样子了，看吧看吧，看了也猜不到是谁。呵呵。

王爷爷家门前是个小花园，里边有开不败的美人蕉、月季、玫瑰花，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可漂亮了。王爷爷一有空就戴上草帽去除草，我总是跟在后边，他一边干活一边和我说话，他告诉我这是蝴蝶花，那叫指甲花，还有这棵是樱桃树。我问为什么樱桃树不结樱桃，他说因为你嘴馋呀，它就不结了。我把嘴撅得老高，似乎是很生气的样子，王爷爷见了只是笑，越笑越起劲，最后嘴都合不拢了。我不理他了，一个人去采了好多胭脂花，然后一朵一朵串在狗尾巴草上，像一条花项链，弯过来又像手镯，我想这么好看就给王爷爷戴吧，于是就趁他不注意插到了那顶草帽上。等王爷爷干完活，抬起头说小小回家啦，这次就轮到她笑了。我不知道自己笑的声音有多大，一定是整个花园都能听到，直到笑得都哆嗦了，才一颠一颠地跑回家。

花园的四周围了一圈阴沟，我就经常被绊倒在里边。不下雨的时候，那里就是我的小伙伴们解剖小动物的实验室，大家都趴在地上脑袋碰脑袋地凑到一起，看下面捉来的小东西，有时是蝴蝶，有时是蜻蜓，有时是蜜蜂，还有毛毛虫、螳螂、金龟子、知了、蟋蟀，胆子大的就卷起袖子动手，旁边的人也不时地出点建议和指导，也有小一点的孩子被吓哭了，大家就把他推出去，继续下面的内容。下雨的时候那里就积满了水，从屋檐的瓦片上滴下来的雨珠掉在上面滴答滴答的，还泛起好多泡泡，有些树叶呀花瓣呀浮在水上荡来荡去的，可惜没有拇指姑娘在划船，我想就算一只小蚂蚁也可以啊，可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花园的一角有一棵黄桷树，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黄桷树，要十几个人才能抱住。那时我看的小人书里的仙子精灵都住在树上，

我就想这棵黄桷树上就住了很多小精灵吧，后来在董成哥哥的帮助下我上了树去找了他们的花房子，还有用来坐滑梯的叶子，荡秋千用的藤萝，可是没有，董成哥哥说可能他们搬家了吧，就把我抱下来了。

花园的后面是老师的办公室，整个学校就只有这一个办公室，所以很大，也有很多人。办公桌到处都是，朝哪个方向的都有，走进去就像进了迷宫。墙上贴满了奖状，有的是新贴上去的，有的已经蒙了厚厚的一层灰。靠窗的地方有一张祖国的地图，上边密密麻麻地钉了许多钉子，挂上写有老师们名字的小铁片，用来做出勤表，我总爱爬上去找妈妈的名字，然后用手一拂，那些小片儿就撞击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可好听了。白天的时候，老师们都在这里认真地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就在这儿甩扑克，打的是一种叫百分的牌 两人一组 从 2 打到 A,赢了就叫给人家戴上了帽子，大摇大摆地回家，戴了帽子的人笑呵呵地说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于是第二天的角儿也约好了。我还是最喜欢在开会的时候去那儿，那时桌子都拉成了一排一排的，人们也整整齐齐坐好了，王爷爷说大会开始，于是全体起立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到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激动，使劲地记那首歌，可除了第一句，以后的词儿再没有听清楚，所以到最后也没能学会。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住在那个家里，一点儿不觉得寂寞。

时间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快，还没等我眨一下眼睛就不见了。

每天清晨我是在门外路过的学生们的说笑中醒来的，然后李婆婆凑过来说 小小起床了 我看见她笑咪咪的脸就高兴了 翻身爬起来。穿衣服总要花些力气，不是前后颠倒就是还有一只袜子找不着了，李婆婆老是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着急，也不来帮忙，

我就赌气往外跑，直到看见李婆婆端出早饭，那玉米籽磨成的粢金灿灿地冒着热气，才嘴馋回到厨房好生吃饭。吃过饭李婆婆就带我到大办公室外的墙上去量身高，那上面全是以前划的横杠杠，每一根上边都标了日期。李婆婆说小小快长大，长大了就是个漂亮姑娘。于是我就盼着长大，我想漂亮。

接下来我会到教学楼下的篮球场上坐下，看妈妈夹着教案走进哪一层的哪一间教室，有时候想她就上去找她，很小的一个人儿，爬很长的一段楼梯，在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走进教室，妈妈和她的学生都很惊讶地望着我，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只是得意地笑。她不知道啊。每天我都在下面看着她进来。后来次数多了就不奇怪了。妈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拿了粉笔在黑板的角上写，写“1”、“2”、“3”、“4”、“5” 写“大”、“中”、“小”、“人”、“口”、“手”，自己满意了。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跟我读。可他们都不听，只是笑。后来笑的人多了，课没法上，妈妈就把我拉到后排的空位上坐好，拿来纸和笔自己一个人写。我还是很满足了，也玩得顶开心。

我喜欢一个人到花园里，看里面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看蜻蜓是红的，螳螂是绿的，蝴蝶是花的，蜜蜂毛茸茸圆滚滚，看蚂蚁搬家，蚰蚰打架，牵牛花睡醒了伸懒腰，看天空蓝悠悠，白云软绵绵，又高又远。看累了，在树下找个荫凉的地方就睡着了。梦见自己是花仙子，是拇指姑娘，喝露水吃花瓣。

很多时候大人们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拿出我的小人书和画报，坐在桌前安安静静地看。那上面的文字不怎么吸引我，可图片都很好看，有花孔雀、小企鹅、雪娃娃，还有哪吒、葫芦兄弟、孙悟空、老妖精。最漂亮的要属一些地方的照片了，有的是瀑布，有的是园林，有的是大山，有的是海洋，有的是冰川，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沙漠，有的是枫林场，我一边看一边惊奇世界上有那么美丽的地方，还有好多风景我没有看过。以后我要去，带上妈妈，带上王爷爷和李婆婆，咱们一起去。

李婆婆在家的时候就教我识字 教我念“高高的天 宽宽的地，我是天地的小灵气……”也教我唱歌 可我觉得美姨教的更好听，我最喜欢的是“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奇怪为什么小草的伙伴会遍及天涯海角 也到花园里瞧过 没发现它们长了脚 那它们怎么和朋友说话的 难道是发电报？

有时候李婆婆拉着我的手上街，走一小段路再过一个很大的猪圈就到了。街上有裁缝店 有供销社 有旅馆 有药铺 有五金店 还有卖刀子的 卖糖果的 卖毛线的 卖风筝的 卖小人书的……我这里看看 那里瞧瞧 怎么也看不够。过了这条街就到了菜市 那里是隔天逢一次场 逢场的时候特别热闹 到处都是农民大伯挑来的大筐小筐 也有小孩子，一杆秤在手里耍得溜熟 叫喊的嗓门儿也亮，自然引来更多的人光顾。我看见筐里那些红的黄的绿的紫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觉得红得鲜艳黄得诱人绿得清凉紫得好看就让李婆婆买 惦着这儿的 又盼着那儿的 心想要是哪一天能把整个菜市搬回家就好了。我最喜欢去的还是卖鱼的地方 那里不光有鱼 还有泥鳅、黄鳝、河蟹、青蛙 有时候还能遇到卖蛇的 光是看看都觉得惊心动魄。

最多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一起 我有董成哥哥 莲子姐姐 小唐哥哥 瑶瑶妹妹 聪聪姐姐。我们一起跑到田里去 扯了红薯的叶子把茎撕成一段一段的当项链 我们一起爬上龙登坡 在路边逮了绿色的小知了装到火柴盒里；我们一起上树折了丫枝做弹弓 弹麻雀 弹耗子 弹树上熟了的橙子 我们一起砍了尹爷爷家的竹子 削薄薄的一个口子当喇叭 比谁的更响更悦耳 我们一起疯，一起赛跑，一起数星星，一起举起袖子擦鼻涕，一起表演节目给大人看……那时我们最爱唱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三岁的时候出水痘 李婆婆不让我出门疯跑 就拿出跳棋教我下。李婆婆下得最好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棋她都想到了 但她

还是夸我，夸我从不耍赖，难得。以前李婆婆从来不让我碰跳棋的，说是怕我吞了棋子儿，于是我就想，那跳棋子一定是非常好的吧，要不然大人们怎么那么怕我吃了。后来找了个机会偷偷尝了一下 没味 冰凉！

吃过晚饭，所有的人都会到学校外的操场上散步。我就在中间的草坪里找蚱蜢 用什么东西拂过草丛 那些绿色的小家伙就一个接一个地跳起来，然后盯准了，一手下去就是一只。捉在手里，它还会不服气 吐出一些黑色的浆液 臭死了 我就捏住它的小腿，看它鸡啄米似的磕头，大人们说看呐它在给你拜年，恭喜发财呀。于是我就呵呵地笑起来。其他孩子还会拿一根长竿子，在一端用铁丝绕个圈 然后到墙角粘些蜘蛛网 用来逮蜻蜓 逮知了 我笨，跑来跑去什么也没逮到，就再也不玩这个了。

晚上睡觉前我要给王爷爷和李婆婆说“晚安”还要做飞吻 没有哪天落下了。回到床上后妈妈要给我讲故事，讲傻小熊，讲美人鱼 讲牛郎织女 讲白雪公主和小矮人 还告诉我月亮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 我说不 李婆婆说月亮上住着嫦娥 我还看过，真的有个人影。她笑了，问我长大想当什么，我说解放军，她说女孩子当解放军不好，要当科学家，于是我就想当科学家了。后来妈妈睡着了 我睡不着 透过窗户 我听见蛐蛐在唱歌 我看见月亮在树梢上笑。我对自己说 睡吧 醒来就长大了。

我小时候的时间是这样过去的，很快很快，无忧无虑，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日子。

点评 没有了 不会有了 黄金时代不会在黑铁时代之后出现。

我的尹红阿姨

卢瑜娟

—

隔壁尹爷爷的女儿叫尹红阿姨，我最喜欢她了，因为她老是笑 特别好看 还像山口百惠。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尹红阿姨和美姨一有空闲就往大黄桷树下跑。

我常跟在后边，看着她们肩并肩偎在树干上，手里还夹着心爱的笔记本。太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斑斑点点地打在她们的头发上、脸上、手臂上、漂亮的连衣裙上 树枝摇一摇 那些阳光也在她们身上摇一摇，真好看。

我总是在她们细声细气地交谈时从后边蹦出来，吓得她们直叫小鬼小鬼，等她们不生气了，再缠着要看那顶漂亮的笔记本。

我先要看美姨的，她死活都不肯，我又要尹红阿姨的，她拗不过 就给我了 还一边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别弄脏了。”

我接过来迫不及待地翻开，里边全是一行一行的小字，我只认得“小”、“了”、“一”、“不”、“心”、“大”这么几个，也就大声地念这几个，听得她们捂着嘴笑。我不知道这一行行的字到底讲的是什么，可能比傻小熊的故事还好听吧，我猜。

“尹红阿姨 这里面写的是什麼 你讲给我听好吗？”

“小孩子听不懂。”

“听得懂 听得懂的 你讲嘛。”

“等你长大了我就讲好吗 现在听妈妈讲的就行了。”

“那……好吧 那以后你一定得讲 不许耍赖。”

“不要赖 拉勾勾。”

于是我把笔记本还给她，再随着她们哼着轻快的歌儿回家。一路上我拉着美姨的手，心里急切地盼着长大。长大了就可以留美姨那样长长的头发，穿尹红阿姨那种碎花的连衣裙，还能听到笔记本里的故事，幸福死了。

这样的憧憬几乎持续到了现在。

二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没有一点儿预兆就发生了。

我记得那个晚上挺热，李婆婆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哼摇篮曲我才睡着的。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候，屋里亮了灯，我以为天亮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着李婆婆悉悉嗦嗦地下床，披了一件单衣裳就往外走。门一开就传来隐隐约约的吵闹声，我顿时知道了新鲜事，于是利索地翻身下了床，跟在李婆婆屁股后面。

外边已经围了好多人，美姨也在。那声音就是从尹爷爷家传出来的，我一听就知道尹红阿姨挨打了，叫得特别厉害，蔡婆婆也吼得凶，除此之外就是杯子、凳子还有一些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蔡婆婆大概是拿片竹片子打的，一下一下听得真怕人，我把李婆婆的手捏得紧紧的，生怕突然一只手把我抓了进去一起打。

大家听得直摇头，都在门外劝。

“蔡妈 好好和孩子说嘛 有啥事不能解决非得打呢？”

“尹伯 别打了 像尹红这么水灵的闺女是我都舍不得打，丫头有什么错咱们街坊邻居都可以教育教育，光打哪成啊？”

“尹红 好闺女 快给爸妈认个错吧 尹校长 蔡老师 别打了，你这一下一下的都打在我这老太婆的心坎上啊！”

这些似乎都没用，尹红阿姨依旧在哭在尖叫，蔡婆婆也还在一

边打一边诅咒 大抵是“挨千刀的”“不要脸”之类的话。

李婆婆再也听不下去了，拉着我上前去敲门，美姨也过来敲，于是我也跟着敲。

“尹校长 女儿大了 打不得了 有什么事让我家小美劝劝她，别折腾孩子了。”

于是大家也说是啊是啊，也跟着你一下我一下地敲门。

屋里的响声渐渐小了下来 最后没有了 隔了好一会儿 门开了 尹爷爷露出个脸来 那脸真吓人 还喘着粗气 我仰着头只看见他咽口水时那喉结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让我觉得有点儿渴了。

“哟 出啥事了这么要命 像尹红那么乖的丫头 说不得么？”

“尹伯 有什么事想开点儿 别气坏了身子。”

尹爷爷一边摇头一边嘀咕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然后他看看门口的人，吸了一口气，提高嗓门。

“今天吵了邻居们睡觉 真对不起 大家现在都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

我一边小声回答没关系，一边伸了脑袋想看看屋子里边的情况，可全让尹爷爷给挡住了，我什么也没看见他就把门关上了。

大家在门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李婆婆说了“都回家睡吧”才各自散去。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我躺在床上，看着李婆婆的蒲扇在眼前一晃一晃，一点儿也不想睡。

“我听见尹红阿姨在哭了。”

“睡吧。”

“她为什么挨打 以后妈妈也会这么打我吗？”

“睡了就不会了 快闭上眼睛。”

“晚安。”

“晚安。”

于是灯关上了。

三

天刚亮的时候，外边又吵了起来。我伸出手，李婆婆已不身边了。

我马上新鲜起来，把昨晚的梦抛得远远的，也顾不上脚下的鞋穿反了没，就小跑出了门。

哟，这院里的老老少少都来齐了，把尹爷爷家的大门围了好几圈儿。我想看，可眼前全是粗粗细细的腿，又挤不进去，就拉了边上的蒋二伯抱我看。

在稀稀拉拉的人脑袋上我看见蔡婆婆坐在她家门槛上，攥着一张字条儿一个劲地哭。

“尹红，我的闺女，娘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你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你忍心吗？”

李婆婆和陈二婶在两边搀扶着，一边拿了手绢给她擦汗擦眼泪，一边理她挂在脸上乱蓬蓬的头发。尹爷爷瘫在门口的黄桷树干上，仍是喘着粗气，胸脯跟着一起一伏，脸白得吓人。刘奶奶在一边劝：“别急 尹红耍孩子脾气 没几天就会回来 着急也没用。”

“是啊，再不就让学校的几个老师上城里找找去，这么大个人了 哪会丢呢？”李婆婆接过话来。

尹爷爷听了就冒火：“别找 有本事出去就别回来 我看她能 and 那个臭小子到什么时候 回来我也打断她的腿 看她还跑。”

“好了好了 别气了 气坏身子多划不来 先回去休息会儿吧，小美 快来做饭。”

李婆婆和陈二婶扶蔡婆婆进了屋，美姨也随尹爷爷进去了，大家有的跟了进去，有的回了家。蒋二伯把我的腿给压麻了，怪不舒服，我叫他放我下来后就往尹爷爷家跑。可就在这时妈妈拽了我叫回家吃饭，我只好不情愿地一边回头一边拉了妈妈的手回家。

吃饭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话，那是潘阿姨和唐姑趴在墙跟上

嗑瓜子儿的时候说的

“尹红这丫头真没良心，一声不吭就跟那小子走了。”

“是啊，咱们这儿还没有过这种事儿呢。要是我家闺女啊，早给打死了。”

“不知道现在这些小姑娘们都在想些什么，哪像我们那时候那样规矩。变了，变了。”

听着听着我就哭了，我知道我的尹红阿姨走了，是和一个男人走的，也许还带了那个顶漂亮的笔记本。他们去了哪儿，那里好玩吗？尹红阿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一个人走了呀，我也想去。

李婆婆一回来，我就扑上去，也不管她一进门就在叹气。

“尹红阿姨去哪儿了？”

“出远门玩去了。”

“那蔡婆婆为什么哭？是不是尹红阿姨不听话，出去玩没告诉她，她生气了就哭了呀？”

“嗯。”

“那我以后都给妈妈讲。”

“乖。”

得了表扬后我已经很满足了，继续低头吃饭。一会儿又像想起了什么。

“尹红阿姨还回来吗？”

李婆婆转过头来看着我，那表情真奇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

“回来。当然要回来。”她抚着我的头。

“哦，那就好。”

于是我一直盼着尹红阿姨的归来，以及那个笔记本里的故事。但终于没有等到

四

我的尹红阿姨，和那个不知道名字的男人。

尹红阿姨走了。人们依然过着日子，一点儿没变，只是美姨再不到大黄桊树下去了。

我的尹红阿姨走了，带着她的笔记本，再也没有回来。我很伤心。

不久 我也走了 离开了我的花园 离开了我的小时候。

一座美丽的花园里，住着我的小时候。

那里的土里埋了玫瑰的芬芳，埋了小虫子的游戏，埋了小草的歌声 埋了响亮的欢笑 埋了“高高的天 宽宽的地 我是天地的小灵气”埋了晶莹透亮的跳棋子 埋了漂亮的笔记本 埋了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埋了我的纯真年代，埋了永远的回忆与思念。

我想我的王爷爷和李婆婆，我的美姨和尹红阿姨，我的小伙伴，一直都想。

可那个找妈妈的小女孩，我还能回去吗？

彼 岸 花

郝景芳

看见的
熄灭了
消失的
记住了
我站在海角天涯
听见土壤萌芽

等待昙花再开
把芬芳留给年华
彼岸没有灯塔
我依然张望着
天黑
刷白了头发
紧握着火把
他来
我对自己说
我不害怕
我很爱他
——王菲《彼岸花》

从远钧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这首歌。王菲的声音慵慵懒懒地传出 质地如丝绸般光滑细腻。

我拐弯进了那家音像店 买下这盘 CD。老板是个中年男子，微笑着说您慢走。

我想起远钧刚才砸了杯子 对我狂吼的样子。他说你快滚 我再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女人。

我听见玻璃杯摔在地上破碎的声音，空灵而凄绝。可是眼泪掉在地上有声音吗，心碎掉了又是什么声音呢。

远钧满脸的泪水。

我起身出门。没有任何疼痛。

整晚我都在听这盘 CD 王子和公主的传说 还有一朵凄艳迷离的花 开在夜的中央。睡不着。我反复地想 为什么爱情在我手心里都会逐渐冷却，直至消逝，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失了它们。

或者根本不曾有过。

遇到过很多男人，每次都以为爱上了他们，狠狠地恋爱。可是都有厌倦的一天，我一次次在他们泪流满面的时候，起身出门。

没有任何疼痛。

于是怀疑自己对爱的理解。

我几乎没有朋友，小环是例外，其他我周围的女人都不喜欢我，说我坏话。所以我只喜欢男人。小环说她们是嫉妒。可是你呢。你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威胁，你应该明白。

我知道小环很在乎自己不漂亮，可她总是很快乐，因为如果有所抱怨的话我们之间就会有距离。有时候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抱紧对方的身体，感谢彼此带来的慰藉。

我记得小环最后一次躺在我的床上对我说，木木，你是聪明的女孩，聪明的女孩值得同情。

一滴晶莹的眼泪从她的脸颊划过，我看清楚了眼角下那颗褐色的小痣。

第二天小环离开了这座城市，远钧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抽屉最下层的情书，日期是两个月前。

不久后我对远钧说，你是不善言辞的男人。我喜欢不善言辞的男人。

他说木木，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

我说我知道。

然后我看着他的笑容如鲜花般逐渐枯萎，身体慢慢丧失朝气，过早地发出中年男人才有的陈腐的气息。他的棱角被磨砺得平滑圆润，和街上所有普通平庸的男人无异。

最后一次他问我，你对以前的男人也是这样吗。

直到我起身出门。

天亮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说远钧死了。是自杀。

他用刀片割破手腕 放在浴缸里 血不能凝结 耗了几个小时后，死了。